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六期  
2012.12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六期  
2012. 12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第六期/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1-21996-6

I. ①國… II. ①北… III. ①漢學-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16693號

書名: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六期)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編

責任編輯: 翁雯婧 武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1996-6/H·323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mailto:dianjiwenhua@163.com)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開本 30.25印張 516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價: 78.00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榮新江

委 員(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名):

白謙慎(美國波士頓大學)

程郁綴(北京大學)

程章燦(南京大學)

傅 剛(北京大學)

寇致銘(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李 零(北京大學)

李 慶(日本金澤大學)

劉玉才(北京大學)

馬辛民(北京大學出版社)

潘建國(北京大學)

齊東方(北京大學)

橋本秀美(北京大學)

榮新江(北京大學)

商 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王 博(北京大學)

汪 濤(英國倫敦大學)

徐 俊(中華書局)

楊繼東(美國密歇根大學)

袁行霈(北京大學)

張志清(中國國家圖書館)

趙 超(中國社會科學院)

鄭吉雄(臺灣大學)

主 編 劉玉才

# 目 錄

## 漢學論壇

女性聲音與主體：西方漢學研究明清女性詩歌的理論與方法 李小榮/3

Writing Women of Dynastic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of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Wilt L. Idema/20

李清照談讀書與寫作 艾朗諾(Ronald Egan) 撰 蔡丹君 譯/64

明清婦女著作網站  
——女性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新途徑 方秀潔(Grace Fong)/74

莊子“遊”的境界一考 朴鍾赫/81

## 文獻天地

關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真諦譯《大乘起信論》  
梶浦晉 撰 商海鋒 譯/95

唐宋時期的守庚申和棋盤遊戲  
——《敦煌秘笈·宵夜圖》考 岩本篤志/104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見《玉臺新詠集》考 陳 昶/124

《唐宋八大家文鈔》在朝鮮的流傳與刊刻概述 蘇 岑/129

明清交替期東亞戰亂及《金英哲傳》 朴在淵 梁承敏/145

顧廣圻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以《毛詩釋文校勘記》為考察中心 水上雅晴/161

關於修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的人和事

——以《橋川時雄的詩文和回憶》為中心 李慶/179

漢學人物

憶 劉世德/197

畢生獻身漢學 功名永垂史冊

——緬懷李福清院士 李明濱/200

沉痛悼念李福清院士 段寶林/208

一個俄國漢學家的無悔人生

——送老友李福清歸西 劉錫誠/212

鄧嗣禹與他的漢學研究 彭靖 鄧同蘭/218

馬可·波羅研究

《馬可·波羅行紀》畏兀兒君主樹生傳說補證 党寶海/235

《馬可·波羅行紀》中的小亞美尼亞 李鳴飛/245

《大朝國師南無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龍興寺功德記》劄記

——兼論《馬可·波羅行紀》的相關記述 馬曉林/252

杭州鳳凰寺藏阿拉伯文碑及其研究 吳志堅/258

“馬可·波羅與伊朗”國際學術工作坊紀要

于月 胡曉丹 陳春曉 整理/267

研究綜覽

關於《中華文明史》英譯本的講話 袁行霈/276

《中華文明史》英文版國內首發式致辭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280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Volume I) Michael Puett/283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Volume II)	Albert E. Dien/293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Volume III)	David McMullen/309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Volume IV)	Philip A. Kuhn/328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ichael Loewe/356

人心惟危：中國古典思想中涉及人心體用問題的文獻

——浦安迪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系列講座紀要

徐奉先 整理/371

覓路與存道

——記陳慶浩先生系列講座

朱俞默 整理/379

“清代學人年譜研究序說”專題講座紀要

潘妍艷 整理/384

“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綜述

董大學 整理/387

論著評介

《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評介

孫英剛/399

社會網絡中的畫作與畫家

——評《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

李丹婕/409

評趙曉寰《中國古代超自然小說：一份形態考察史》

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 撰 溫佐廷 譯/416

基地紀事

國際漢學系列講座紀要(2012.4—2012.9) 425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舉辦“紅樓夢版本展” 456

法國著名漢學家陳慶浩先生向基地捐贈私人藏書 458

康達維夫婦學術考察紀要 461

徵稿啓事

漢學論壇





# 女性聲音與主體： 西方漢學研究明清女性詩歌的理論與方法

李小榮

1992年，在英語學術界頗有權威性的史學期刊《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 總第13期發表了題為“詩歌與明清女性文化”(Poetry and Women's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專號，這標誌著明清女性文學研究作為一個新的學術領域在西方漢學界的興起。二十多年來，學術的發展依舊蓬蓬勃勃，方興未艾。其間不僅有為數眾多的文章發表，更有研究專籍不斷湧出。對此本期一同收入的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已經匯總並簡要評述了領域內各方面的重要研究，本文不贅述，而是希望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着重探討一下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以對我們未來的研究有所裨益。

20世紀80到90年代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已經從60年代的興起進入成熟繁榮期。無論是對文本的整理，還是對理論的建樹和深度思考，西方學術批評界對於性別和文學關係的研究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海外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是在這些理論研究的直接影響下，在一個很高的起點上開始發展的。雖然很多研究明清女性文學文化的學者們並未直接與西方女性文學批評對話，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他們的理論長處。西方慣于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分為法國和英美兩個主要流派：前者吸收心理學、語言學的理論，進行抽象的理論剖析，以及在創作實踐中企圖反叛和超越現有象徵系統和秩序；

後者則注重文本分析以及對女性意識和文學傳統的建構和梳理<sup>①</sup>。明清女性文學文化的研究接近於後者，以女性為中心重新考察中國文學史，挖掘女性作家作品，但是同時也對後者的理論觀念進行了反思，走的是基於但又超越英美女性文學批評的道路。學者們對女性文學史進行發掘，還原女性主體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同時在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注意到女性意識及主體的言語性、構建性、相對性和複雜性，是基於中國社會史、文學史基礎之上的對性別差異以及女性寫作意義的研究和闡述。

### 明清女性詩歌：一個丟失了的女性傳統

女性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類別，主要研究女性作家的群體和個人，以及她們創作的文本。這一領域的產生和發展是學者和批評家們對人類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關係認識深入的體現。首先是女權主義者對被邊緣化甚至被遺忘的女性聲音的尋找。其次，受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密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等的啓發，批評家們對權力(power)機制及文化霸權(hegemony)有了更深入細緻的認識，認為權力不只是貌似有權的階級對無權階級的單向壓迫，而是每一方都有他們各自的力量，貌似無權和被壓迫方也有他們的能動性，權利的爭鬥是互動的，網狀的，微觀的。個體依附於社會結構但同時對結構也有反作用力。文化霸權的實現是雙方共同作用和協商(negotiation)的結果。女權或女性主義者就是在這樣一種理論背景下考察女性個體的能動性和主動力。可以說女性文學研究的最初的發起是一種近似維權的運動，後來逐漸在學術界發展為揭示歷史的多面性和複雜性的研究。明清女性文學學術的興起也是受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啓發，把女性放在中心地位重新挖掘和解讀中國歷史，從而重新發現了一個被晚清維新運動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有意遺忘了的過去。

長期以來，大多數中國人對傳統中國婦女持有的印象一直是纏足、大門不出、目不識丁，是受儒家父權制壓迫的犧牲品。這一刻板的形象之所以深

---

<sup>①</sup> 有關這兩個流派的中文簡介，見劉涓《從邊緣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理論》，載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95—140頁。

入人心，是由於維新及五四運動以來進步知識份子對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他們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儒家社會對女性的禁錮，認為女性不僅自身因纏足和固守閨中於國家無益，而且難以生養出強有力的現代國民。對婦女犧牲品形象的突出和痛斥，有利於解放婦女，喚醒整個民族加入社會變革的運動中來。在這樣一種政治綱領的驅使下，當然不可能去挖掘和讚美傳統中國女性在文化創造中的積極角色。明清女性文學的集體被遺忘，有兩位文化先鋒難辭其咎。先是梁啟超在《論女學》一文中指出：“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指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sup>①</sup>隨後是胡適（1891—1962）為單士釐（1863—1945）的《清代閨秀藝文略》作序時直言不諱地說：“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數雖多，但她們的成績實在可憐得很。她們的作品絕大多數是毫無價值的。”<sup>②</sup>對此評價，胡適給出的理由是，女性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關於家居及閨中生活的詩作，而他所關心的是其他有關科學務實的作品與文類。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和貶低，從他們的評論中我們至少可以瞭解到他們承認才女或者女性詩人的存在，只不過她們的詩詞著作不符合他們的學術和文學價值觀。其實梁和胡反對一切不符合他們社會政治文化改革綱領的舊文學，女性詩詞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

作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梁啟超和胡適的觀點顯然影響了後來文學史的書寫。如今的研究顯示，在革舊迎新運動的同時，也有持不同觀點的文化活動家諸如呂碧城、柳亞子、胡文楷等，他們堅持古典詩詞的創作和對女性詩歌作品的收集保護。而且從有關女性文學的出版史來看，真正的空白也只有文革的幾十年，但女性文學傳統只是在邊緣處延續，最終敵不過主流的有意排斥，在文學通史的經典著作和教科書中明清文學女性集體缺席。可以說這一部分女性歷史和文化傳統被維新以來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成功地掩埋，直到二十年前還很少為人所知。以筆者自身的經歷為例，從1987年到1994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學習期間，除了李清照、朱淑真等寥寥幾

<sup>①</sup> 梁啟超，《論女學》，徐輝琪編輯，《中國婦女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74—80頁。

<sup>②</sup> 《三百年中女作家》，《胡適文集》第四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87—588頁。

個宋代女詩人外，沒有學習和聽說過任何活躍於明清時代的文學女性。

如今明清女性文學的繁榮在學界已經成爲一個共識，這裏無須贅言，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新的理論和權力意識的確可以引導新的發現並改寫歷史。雖然胡文楷的文獻目錄性質的巨著《歷代女性著作匯考》在1985年已經發表，但爲這一學術領域打開局面的研究應該歸功於高彥頤(Dorothy Ko)的《閨塾師》一書在理論上的開創<sup>①</sup>。她的書旨在以新的觀念重寫歷史，打破五四以來對傳統中國女性的刻板印象，把被掩埋和歪曲的那一部分重新展現出來。在她的筆下，女性不再可憐、被動、無助，而是生動、活躍、積極地進行著各種社會活動和文化創作，即使是纏足的束縛和閨閣的高牆也不能將她們隔離禁錮。高彥頤的研究的重要意義不在她所講述的故事本身，而是她所開啓的重新敘事的角度。“橫看成嶺側成峰”，她所展示的是一道道站在女性主體的角度重觀歷史的嶄新風景。

高彥頤雖然是社會歷史學家，旨在展示以文學活動爲基礎的女性文化，而不是文學活動本身的研究，但是大大推動了文學研究的發展。只有把女性放在中心地位，重讀歷史，才能讓學者們看到以前視而不見的東西。待人們開始尋找那一段失落的歷史，他們才發現，我們的圖書館，北京、上海，甚至美國、日本，原來收藏著如此豐富的被歲月塵封的書寫，在那裏靜悄悄地等待著重新被發現。經過二十多年的挖掘整理，學者們已經展示了明清兩代衆多的女性詩歌總集、別集以及其他文類的創作。越來越深入的研究還發現，在傳統中國的最後兩個朝代，女性文學活動不僅空前繁榮，甚至在盛清時代已從邊緣走到了中心。惲珠的《國朝閨秀正始集》的發表及廣泛流傳，標誌著女性詩歌的地位已經提升到國家王朝文化事業的高度，女性詩人已與男性並駕齊驅，分庭抗禮<sup>②</sup>。

這些重要發現的意義不僅在於“還原”了一部分被遺忘的女性歷史，而且

---

①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關於惲珠和她的詩集，參見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4; 及筆者，“Gender and Textual Politic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Zhengshi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9.1 (2009), pp.75—102.

提醒了我們歷史是需要不斷地被重新認識的。對於文學研究者來說，在瞭解了這段歷史後，還要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更深入地研究性別到底在文學的創作和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作為一個有性別特徵的創作群體，女性作家與文學實踐有什麼特有的關係，她們是否以什麼特有的方式來參與文學實踐。

### 女性形象與聲音的文本表現

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從“婦女形象批評”開始的。批評家們分析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揭示男性由於自身角度和利益的局限而對女性形象的偏頗塑造。這一批評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是爲了使當代女性讀者脫離男性偏見對自身成長的影響。以性別爲着眼點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們，雖然沒有明顯的與現實社會相關的政治目的，但由於男性在文學文化實踐上的長期統治地位，考察分析先前的（當然大多是由男性創作的）文學傳統也是他們研究的必由之路。在這方面英語學術界頗有幾篇研究傳統女性形象的文章發表，但是在理論上探討得比較系統深刻並和女性創作密切相關的應該是 Maureen Robertson 和方秀潔(Grace S. Fong) 早期寫的兩篇文章。

Robertson 發表在 1992 年《清史問題》“詩歌與明清女性文化”專號上的文章《發出女性的聲音：女性主體的構建》探討了《玉臺新詠》詩集中的女性形象，以期與後世女性詩人的創作進行對比<sup>①</sup>。Robertson 選取《玉臺新詠》爲考察物件，這是對中國詩歌傳統瞭解深刻的體現。這一代表著梁代宮廷文化即所謂的宮體詩風格的詩歌總集，收集了前代特別是漢魏時期的同類詩歌以及當代男性宮廷詩人發揚光大的詩作，承前啓後地建立了與正統儒家詩教相對立的有關女性情愛，陰柔華麗的詩歌主題和意象，對後代詩風有著極爲深刻和源遠流長的意義。具體而言，這一詩集塑造了依附於閨怨和艷情兩個主題的女性經典形象——美麗的與哀怨的女性。Robertson 利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概念“窺視的本能”(scopophilic instinct)，也就是窺視的快感，分析了宮廷男性詩人創作這些形象的動機以及男性讀者閱讀的效果。嚴肅的學者傾向于

① 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1992), pp.63—110.

反對套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文化材料中孤立的例子，但是Robertson對佛洛伊德理論概念的借用具有系統性的解釋力，並且十分貼切。流覽詩集，我們會發現裏面呈現的女性形象，的確都是偶像式的(iconic)。她們個個有著如花的容顏和弱不經風的苗條身材。詩人對她們的相貌如癡如醉，不惜筆墨描繪細節，頭髮如何烏黑，皮膚如何白皙，以至手指如何纖細。這些女性不僅美麗，而且富貴，她們的服飾、家居環境，也都像她們的容顏一般，華麗、精美、細緻。可是這些美麗華貴的女性內心卻是空虛的，因為她們得不到愛情，愛人離她們而去，她們在閨中空歎年華的流逝。這些形象對古典詩歌的讀者而言十分熟悉，但是Robertson對理論觀念的引進，啟發人們思考，為什麼男性詩人如此千篇一律地描寫和塑造這類女性形象，沒有日常家庭生活和他人物的細節，只是美麗的女性孤單一人哀怨愛情的不幸。女性形象的被美化和物化折射了男性的控制和慾望<sup>①</sup>。

方秀潔的研究專注於詞這一文類，她探討了詞史與性別錯綜複雜的絞纏<sup>②</sup>。由於詞起源於音樂娛樂，特別是多由歌女表演的特殊歷史，以女性口吻表達愛情及其他委婉細膩的情感是詞的專長，由此形成後代詞家所謂的婉約派。和宮體詩一樣，在明清以前詞也是絕大多數由男性文人創作。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可謂奠定了婉約詞的傳統。方秀潔引用“男性注視”(male gaze)這一西方的批評概念，指出男性經典詞作中的女性形象仍然流於表面的描寫，女性是男人視角下的客體，對女性內心和主觀性的挖掘不夠。即使她們有聲音，也是通過她們的口吻表現男人想要她們表達的欲念。由於和娛樂及私生活關係更密切，詞作，特別是歡場歌伎表演的，更是有大膽的情色描寫和情欲的表白。

Robertson和方秀潔在她們的文章中都認定在女性大量創作以前，文學和語言是男性專屬和操控的，傳統經典的女性形象都是男權社會的產物。雖然這些主要由男性構建的文學傳統對後世的文學特別是女性的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那些千篇一律的美艷和哀怨的女性滲透著男性價值和偏好，不

① 至於後世對於這些女性形象的政治寓意的解讀，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這裏不作討論。

② Grace S. Fong, "Engendering the Lyric: Her Image and Voice in Song", In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138—143.

能代表女性複雜的現實和情感。當女性開始創作，兩位作者都指出，女性從自身的主體經驗出發擴充甚至有意改寫由男性構建的對女性形象狹隘的再現。她們在文中用絕大篇幅展示了女性特別是明清時代大批崛起的女詩人所創建的嶄新的女性形象和聲音。其他學者後來的研究也更豐富深入地考察了明清女性詩人如何對文學傳統加以改變，以及如何創立新的女性文化形象和理想。

Robertson 在她的文章中指出，她旨在展示各歷史時期文本中產生的不同的女性聲音，也就是描述文本的不同。但是在強調以《玉臺新詠》為代表的詩歌是男性偷窺慾望的表現以及女性對詩歌傳統的改寫(re-inscription)時，還是暗示了兩者之間的矛盾關係。雖然 Robertson 謙遜地表示她的文章只是在有限的篇幅內初步探討女性對男性文人傳統的改寫，她對文本的比較和細緻解讀還是非常讓人確信女性詩人的確有她們自身的角度和創造力。方文更明確地探討了當女性寫作時，她們和傳統文本的複雜關係。由於傳統文本和自身社會歷史條件與經驗不符，女性必須修正舊的詩歌形象以進行自我再現和表達。這兩位作者的研究中有兩個理論前提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首先，先於明清女性的詩歌語言傳統是否應該定義為男性的？這兩者之間是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分對立？其次，是否只有女性才能表達“真正的”女性現實？

的確，在明清文學女性崛起之前，無論詩、詞，詩歌的創作是由男性文人統領的。不僅是以上兩位作者，其他學者如 Paul Rouzer 的研究也揭示了像宮體詩這樣專門描寫女性的詩作是在一個宮廷詩人組成的男性社交文化圈內相互角逐美色比賽文筆的氛圍中誕生的<sup>①</sup>。但是，我們是否能就此認定這是一個完全排斥了女性視角和慾望的純男性建構呢？《玉臺新詠》所收入的大量漢魏時就流行的樂府以及詞這一文類的產生和發展不僅與男女共創的民歌有著淵源，而且文人的創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從和歌妓戀愛言情中獲得靈感。我們可以說由此產生的艷情與閨怨的詩歌傳統是男女互動的產物。女性在產生這類詩歌過程中的積極角色不應被忽視，即使最後執筆的不是她們。女性被代言，但是她們

---

<sup>①</sup> Paul F Rouzer, *Articulated Ladies: Gender and the Male Community in Early Chinese Tex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參與創作並認同詩作中所表達的女性情感。李清照的詞作便是對這一傳統繼承和發揚光大的最好例子。她用自己細膩和豐富的主觀感受和對語言的天才創造力將閨怨發展到極致。明清女性的文本中也大量繼承了這一詩歌傳統，用只有細微的不同的聲音描述著人們所熟悉的閨中情景和故事。雖然明清之前就延續下來的女性形象很有限、偏頗，並且十分簡化，與複雜的尤其明清時期的女性社會現實不符，但是當明清文學女性不斷湧現，帶來文學新氣象時，我們是否能說這些女性詩人創作的女性形象和聲音就一定代表一個“真正的”和男性對立的女性意識，或者所謂的“女性原生態”呢？

筆者認為不應該把先前的詩歌傳統和後來的發展簡單地當成男性與女性意識的對立。所謂“男性建構”和之後的女性主體創作，是不在同一個歷史平面上的，而是歷史縱向發展的結果。如同我們不能說《玉臺新詠》和《花間集》完全是男性的構建，我們也不能說女性主體創作的形象就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原生態。她們的文本再現還是滲透了男權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也許並沒有一個獨立在意識形態和話語之外的女性原生態。簡言之，明清前後詩歌中對女性風貌的不同再現可以看作是不同歷史時期對女性聲音和形象的不同構造。下文將進一步討論二者之間的聯繫以及女性作家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 女性經驗、主體和文學創造力

如果不考慮文本產生的個人和歷史背景，任何性別的再現都可以是一種表演效果，作者的性別可以完全與文本的創作無關。我們常聽說有人這樣描述一位女作者的風格：“她以女性特有的細膩……”，但其實男性也可製造與模仿任何女性口吻，反之亦然。中國歷史上男子長期地大量地模擬閨音，說明女性聲音可以只是一種文本效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現了大量反映明清女性現實和理想的新聲音和形象之後，也逐漸出現了男性詩人對此的再度模仿，比如民國男詩人周實的所謂“新式閨情”作品<sup>①</sup>。性別角色的可扮演性

---

<sup>①</sup> 參見劉納，《嬗變：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85—99頁。